

8

發財都不見，倒楣大團結

發財都不見
倒楣大團結



十八萬元變成三千萬

大約在一千八百年前，有個無業遊民名叫韓信，整天不是在閒逛，就是跑到河邊釣魚。有一回肚子餓得實在難耐，便向河邊的一個洗衣婦人討飯吃，而且臉皮超厚還白吃了幾十天。但是潦倒的韓信吃了洗衣婦人那些白飯後卻是念念不忘，等他追隨漢高祖劉邦打天下當了楚王後，就召來當初請他吃飯的漂母，一賜千金。這就是中國成語「一飯之恩」的由來¹。

民國八十七年，圍棋界也有這麼一件「飲水思源」的感人故事：「矽品精密工業公司」副董事長林文伯先生，獨自捐出了「三千萬新臺幣」成立「海峰圍棋文教基金會」，由旅日圍棋高手林海峰擔任董事長，為國內圍棋教育扎根。他說：「我的一切從圍棋而來」。林文伯年輕的時候，參加兩項圍棋賽贏得十八萬元獎金，林文伯就以這十八萬元獎金作為創業基金，業務蒸蒸日上，如今「矽品精密工業公司」已被《天下雜誌》評為國內第一百四十二大企業。

「我這麼年輕就出來創業，完全是託圍棋的福。」林文伯認為：「拿錢出來贊助基金會是理所當然的事」，他還說，「三千萬只是一個開始」，未來他還要發動企業界作更多的捐款。

現代賺錢最多的書法家

一百零三歲的中國國民黨「黨國大老」、「書法名家」陳立夫先生（1900-2001）（圖一），八十九年十月，因肺病和心肌梗塞進了醫

¹ 西漢司馬遷《史記》淮陰侯列傳：「韓信少貧，有漂母見其飢而飯之；及為楚王，召所從食漂母，賜千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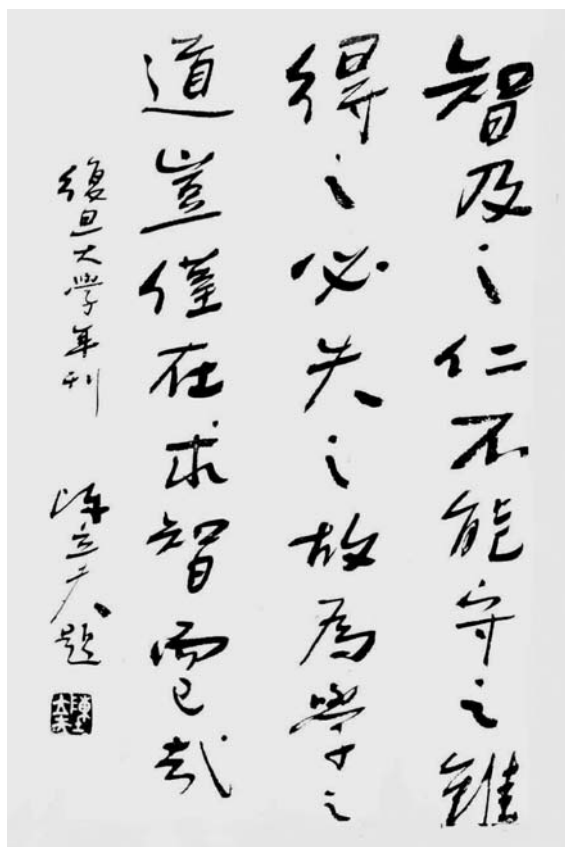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· 陳立夫作品「智及之仁不能守之，雖得之必失之，故為學之道，豈僅在求智而已哉。」

院，未料捲入了「中國醫藥學院」疑似「掏空校產」的糾紛中，據接近陳立夫的親友透露，「中國醫藥學院」校方的許許多多小動作，讓他們「背脊都涼了起來」。（此文完成之際，陳立夫先生已經不幸於九十年二月八日逝世）

身為「中國醫藥學院」董事長的陳立夫，多年來一直積極推動中西醫的結合，並以其多年寫書法的所得創設了「立夫醫藥研究文教基金會」、「立夫中醫藥學術獎」、「立夫中醫藥著作獎」，並在德國創立「立夫國際中醫學院」，對學校和中醫界均有卓著之貢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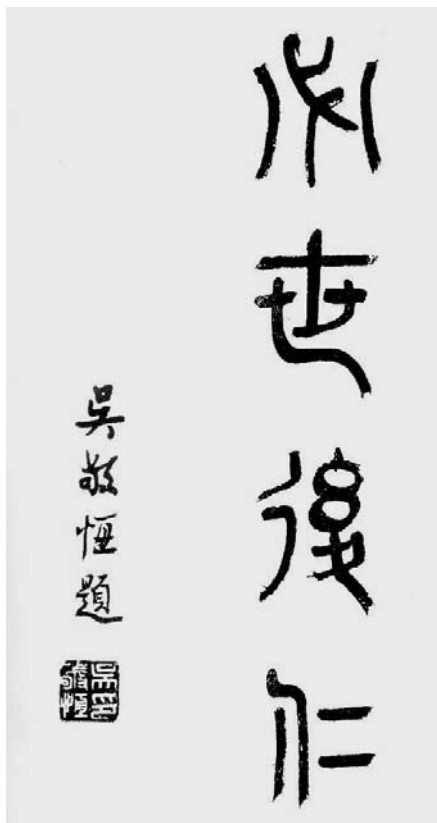
根據一九九九年四月號《財訊》月刊專訪報導，陳立夫自稱：「我寫字賺的錢，都捐給『立夫醫藥研究基金會』作獎金，基金會對

中藥、針灸方面的傑出研究者，每兩年都會頒一次立夫獎，每次大概要五、六百萬獎金和審查費，都是我寫字賺來的。自古以來，沒有一個人可以這樣靠寫字頒獎。」「……這幾年下來，我寫字總共得到『八千萬臺幣』，用來成立基金會」。如此靠書法賺大錢者，臺灣目前大概無人能出其右，尋之古今中外亦不多見。

「臺上五分鐘，臺下五百工」

以上的敘述產生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，漢朝的「閒人」韓信吃了漂母幾碗白飯，結果是回饋了千金。今人林文伯領了十八萬元圍棋賽的獎金，結果回饋了三千萬；還有一個今人以書法賺了「八千萬臺幣」，卻統統「肥水落入了外人田」。我個人對此只能說「可惜」兩字。如果今天陳立夫是將「八千萬」的書法所得回饋到書法界，如其所言「每次大概要五、六百萬獎金和審查費……」，而不是讓他「背脊都涼了起來」的「中國醫藥學院」，我想今日的書法界一定不只是這番局面，立夫先生將更受到書法界懷念和尊敬，或可與同樣是「黨國大老」兼「書法家」身分的于右任和吳稚暉（圖二）兩位先生相提並論（姜一涵先生在《中國書道美學隨緣談》一書中對于、吳兩人不但推崇有加，還將此兩人加上齊白石，並稱為「近代書法三大家」）。

回過頭來再看看臺灣的書法界，數十年來透過



圖二：吳稚暉「必世後仁」

書法大小「獎賽」也送出了不止「千萬」以上的獎金，是否也曾出現過像林文伯這樣的人物？很值得大家追蹤調查一下。就我所知，這些得獎選手，目前不乏尚活躍於書法界者，但抱著不參與、不關心書法界的人數也不少，少數得獎書家還抱著高姿態，除了在有「高額獎金」可拿或「名利」可得的獎賽場合才能見到蹤影外，平日從來不屑於參加書法界的任何活動和組織，表現得很「現實」和「高人一等」。反觀許多書法團體、個人正默默地為整個書法大環境付出、耕耘，不求任何名利和回報。常見到每逢辦書法比賽之際，一些書會的理監事幹部們，包括理事長以下不分男女、大小牌書法家個個挽起衣袖，放下身段，做一些收發作品、寫獎牌、搬桌椅、打掃清潔、布置會場等閒雜工作，經常是忙得人仰馬翻。表面上只見書法活動辦得轟轟烈烈，上臺領獎的人個個興高采烈，其實是「臺上五分鐘，臺下五百工」，曲終人散時，收拾善後的也還是這些「倒楣」者。有一次我跟幾個書會裡的理監事談到這個問題，有人提議說何不邀請這些得獎者，也來加入書會「貢獻」一番？某位理事遂自告奮勇前去探詢意願，結果多數得獎者皆欣然入會，但也有少數人「面帶難色」「顧左右而言他」，其中有一個藉「尿遁」抱著獎金「落跑」，還有一個乾脆表態曰：「本人素來『淡泊名利』，從不加入書會團體活動。」赫！真是得了便宜還賣乖。

〈莊子·山木〉篇裡提到楊子到宋國，住在旅舍中，看見旅館的主人有兩個妻妾，其中一個長得很美麗，另一個則長得很醜；結果奇怪的是，長得漂亮的不受歡迎，長得很「抱歉」的那一個妻妾反倒受到眾人的敬愛，楊子問是什麼緣故？旅館內的小弟說：「那個長得美麗的自以為很美，但我們並不覺得她有什麼美？那個醜陋的懂得謙虛，大家反而不認為她醜陋了。」顯然醜婦的「EQ」也就

是「做人」是比美婦強太多了。這個故事值得讓自認為「武功」高強，恃才傲物的書家們參考參考。

發財都不見，倒楣大團結

某宗教界的高人曾經說過一句含意深遠的笑話：「發財都不見，倒楣大團結」。指的是他門下信徒眾生的形形色色。

在這社會上的確有很多人依附宗教在「發宗教財」，也就是「販賣佛法」，拿佛法當「羊頭」，大發其「狗肉」財，這種情形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，當然也包括書法界。有些人以「佛教書法」「寫佛經」當幌子在推銷個人書法作品，騙取佛教信徒的「同情心」；如果尚知道回饋，倒也不算壞，最怕的是發了財後就把佛祖拋諸腦後，忘了「吃果子拜樹頭」，因此被譏為「發財都不見」。真正的信徒是不管有錢、沒錢都會持續的犧牲奉獻，佛教界之所以會有今日的盛況，其實都是這些「呆人」、「倒楣者」大團結的成果。

近年來很多學者和教育專家即一再呼籲，學校不能再只重「升學」而忽視「情義」教育，很多學生只知道死讀書，忽略了親屬、朋友和同學之間互動的關係，產生了很多IQ雖然高分，EQ卻抱零蛋的書呆子；考試成績雖然常列前茅，拿名次和奪獎的本事超人一等，做人處世卻現實無比人緣奇差。目前一般書法獎項的給予，也是忽略了「情義」和「人品」，往往太過注重「書法技術」層面的比較，似乎認為書家只要寫字漂亮就行了。只要多辦些書法比賽，多給一些「寫字」獎，於是整個書法風氣水準就可以提高，這樣的作法，讓臺灣地區書法比賽「奪獎」風氣的確是提高了不少，但是真正的書藝反而有「縮水」、「虛假」和「速成化」的趨向。譬如說有

些人會刻意專攻「容易得獎」的書體，或者拜一些「得獎率特高」的評審當老師，捨棄臨摹古人碑帖的正常途徑不走，直接翻版臨摹老師的作品參加比賽，藉此「速成」得獎，還自謂如此「可以少奮鬥個一、二十年」。此類充滿「投機性」的「仿製品」，嚴格來說無論人品、作品其實都有缺陷。怪的是，卻經常獲得評審們的青睞，頻頻得獎（可能跟評審有師生的關係）。筆者認為此類作品如果一定非給獎不可的話，建議應正其名曰「名星臉書法模仿大賽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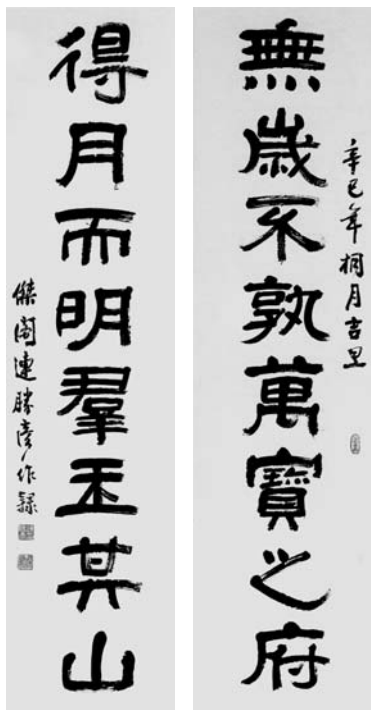
據說以前神仙漢鍾離傳授呂洞賓「點鐵成金」之術，以利行善濟世，呂祖問道：「這種金會還原嗎？」鍾離答：「五百年後終究要還原為鐵。」呂祖說：「這不是害了五百年後的人嗎？」遂放棄不學。鍾離說：「修學仙道要先積滿三千功德，就憑你這句話，三千功德已算圓滿達成，可以成仙了。」可見即使是修道成仙，想功德圓滿，光是靠「法術高強」而沒有「人品」還是不行的。

書法其實也是「道」的一種，不僅是寫字「技術」的表達而已，趙孟頫、董其昌、王鐸、張瑞圖等大家的書法造詣其實都相當不凡，在書法史上卻始終淪為「二線」書家，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人品「形象」欠佳的緣故。

什麼人該給獎？

因此我覺得與其設立那種「肉包子打狗」有去無回似的「寫字」比賽獎金，不如各大書會作一統合，除了寫字比漂亮獎之外，另增設兩項大獎，一個是「最佳貢獻獎」，另一個是「終身成就獎」。「終身成就獎」筆者以為如陳雲程、張隆延、王靜芝、張光賓、陳其銓等這些投入一輩子心力的前輩書家們都是最佳的候選人；至於

「最佳貢獻獎」，譬如像書法界裡於「九二一大地震」或「于右任銅像事件」中出錢出力最多、最熱心者，以及近幾年來積極推廣書法活動成果豐碩，不帶商業氣息「中國書法協會」的連勝彥、「中華書道學會」的陳維德、「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」的李貞吉等書法團體負責人；帶動臺灣書法學術研究風氣更上一層樓的李郁周等學術工作者，「郭錫銜文教基金會」、「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」、「陳重光文教基金會」等這些長期贊助書法活動的團體法人，也都是夠格得到「最佳貢獻獎」的候選者。尤其是連勝彥²（圖三）會長爲了「中國書法協會」的發展，先前還墊了七百多萬臺幣購買會址；曾經結合國內資深書法家及熱心公益人士王廣亞、倪搏九、張光



圖三 連勝彥作品「無歲不熟萬寶之府；得月而明羣玉其山。」

2 連勝彥（西元1938— ），號傑閣，臺灣省臺北縣人。臺北縣清傳高商校長、國民大會代表、中國書法學會會長、中華瀛廬書會會長。

賓、王靜芝、陳奇祿、廖禎祥、釋廣元、林義雄等共同發起「中國書法藝術基金會」，推行書法藝術活動，而設立基金的新臺幣五百萬元，也是由連勝彥會長先行捐助。

不過我相信一等的人物是不會在乎這種得獎與否的俗事。歷史自然會給予一流人物應有的評價，以美國的「奧斯卡金像獎」來說，「緊張大師」亞弗烈·希區考克（Alfred Hitchcock）赫赫有名（圖四），終其一生從沒有得過一座正式的「奧斯卡」獎，即使近年後來者重拍他的《超完美謀殺案》、《驚魂記》等作品，都遠不如他三、四十年前的原作高明。黛博拉寇兒、莎麗麥克琳、彼得奧圖等這些老牌巨星，雖經常獲得提名，卻始終與獎絕緣，萬萬千千的影迷也一直在為他們惋惜不已，其實這些不平，就是他們得到最大的獎。他們得的是「最佳民意獎」。我想這才是人生最真實、最有意義的大獎。



圖四 緊張大師希區考克